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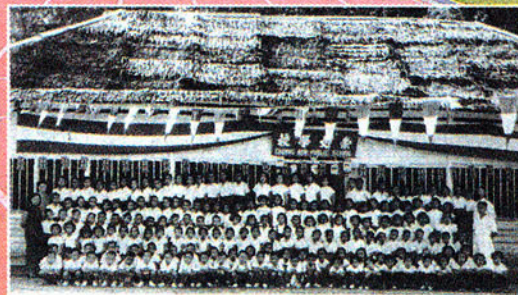
社区变化促成学校转型

崇文华小在1945年光复初期，由先贤复办。随后，学校在1947年的学生人数骤增，董事会推动扩建校舍，而校方亦获得土地局批准1英亩半的校地。

王仕发说，1964年，学校在时任副教长李孝友协助下，获得政府批准4英亩新校地，晋升为大型学校，并举办首届运动会。「随后，学校四机构积极发展，使学校的环境、设施和教师皆获提升，学校也在2006年被提升为控制学校（Control School）」。

他说，历任校长努力将学校的设备提升至完善，再给予教师培训，让学校越来越耀眼。但他认为，周遭环境和社区的改变，也是促成学校「转型成功」的主要因素。

「1976年，学校周遭的木屋被拆迁后，取而代之的便是花园式的家庭民宅、公寓，因社区人口都接受高水平教育程度，因此，学生来源也随著改变，如今，大部分学生皆来自郊外岭（Taman Desa）」。



崇文学校立校

走过77个年头的崇文华小，从简陋的亚答屋「公立崇文学校」（小图），发展至今日被誉为「数码学校」，先贤的努力功不可没。

-陈启新-

崇文华小亚答屋变数码校

校前大池塘令家长心忧

王发笑言，在他求学时期，崇文校舍前方是大片池塘，后方是连绵不绝的小山丘，但「背山面水」的求学环境并未令人陶醉，反让父母时刻提防孩子在池塘戏水。

「沿路椰林、果园、池塘与沼泽的自然风光，正是旧巴生路的最初样貌，许多孩子都会在池塘上戏水、抓鱼。不过，自从一名孩子不幸溺毙后，家长们都禁止让孩子靠近沼泽或池塘，就连教师也高度戒备。」

他说，在1976年前，学校周遭都是木屋区所组成的「村庄」，包括福建人居多的「福建村」和「桃花村」。「环绕学校的村庄是福建村，所以，大家都习惯以福建话交谈；至于另一个村庄则在学校对面，由于该村美女众多，因此被取名为「桃花村」。」

「不过，这些村庄都随著木屋被拆后，逐渐没落，随后便换来容纳庞大人口的钢筋水泥。」



蔡琦准 报导

现年已「77岁」的崇文华小，是吉隆坡数一数二的「数码学校」，学习环境及成绩都相当傲人，见证著旧巴生路的潮起潮落，并且共存至今。

纵观当今的旧巴生路，尽是车水马龙、高楼林立，产业蓄势待发的集中居住城市，惟在繁华的背后，其实是让人神往的淳朴模样。

然而，如此瞬息万变的境况，其实也如同至今仍屹立不倒的崇文华小。以往，崇文是家长口中的「不良学校」，但经过历届董事与校长携手「改造」后，渐渐成为人人皆称的「数码学校」。

崇文华小董事长拿督王发接受



《东方日报》专访时说，在1938年至1940年的草创时期，热心教育家林金杭联合林山，创办旧巴生路第一所华小——公立崇文学校，而校址就坐落在吉隆坡旧古仔路，即林金杭的私人地段。

无类」的崇文学校，招收了许多「超龄学生」。

他笑言，许多超龄学生的个子都远远超出教师的身高。惟以往的私会党都强调侠义，对师长尊敬有加，还不时给予学校协助，如充当学校「保安」。

此外，他说，基于学校坐落在旧巴生路的巴刹毗邻，许多孩子的父母都从事小贩行业，进而养成了「出口成脏」的不良习惯。

这时，校长王仕发附和，崇文学校因而渐渐成为家长口中的「烂口学校」，为了「拯救」声誉，学校开始主张「增强纪律，提升形象」的教训，从硬体设施方面开始作出改变，并且发展至今。

私会党入侵学校

他说，当时，学校只有两间亚答屋教室和一座礼堂，直到1941年，马来亚沦陷的日治期间，李德明独自执教，碍于学校沦陷4年，所有的文献记录都荡然无存。不过，学校是在1949年迁往现址。

他忆述，当年，私会党势力入侵学校，许多学生被教唆成为「会员」，加上大部分学生都出生于贫穷家庭，受教育程度并不高，一些学生霸道得欺负同学，甚与老师「搞对抗」，败坏了校风。

「由于旧巴生路的华校屈指可数，大部分居住在当地的孩子，皆没接受过学前教育，因此，倡导「有教

明日预告

旧巴生路巴刹是当地重要地标之一，每天早上，周遭住宅区居民到巴刹买菜，顺道在食档与街坊喝茶闲聊家常。



不论是崇文学校或旧巴生路的变迁，校长王仕发和董事长王发皆感慨万千。

-陈启新-